

魯迅手稿全集

第 书

五

册 信

目 录

一九二八年

致李霁野

一月三十一日

三

致李霁野

二月五日

四

致李霁野

二月二十二日

五

致台静农

二月二十四日

六

致李霁野

二月二十六日

八

致李霁野

三月一日

九

致章廷谦

三月六日

一〇

致章廷谦

三月六日

一三

致李霁野

三月十四日

一四

致章廷谦

三月十四日

一五

致李霁野

三月十四日

一七

致李霁野

三月三十一日

一八

致章廷谦

三月三十一日

一九

致李秉中

四月九日

二一

致章廷谦

五月四日

二六

致李金发

五月四日

三〇

致章廷谦

五月三十日

三一

致章廷谦

六月六日

三三

致翟永坤

七月十日

三七

致钱君匊

七月十七日

三九

致李霁野

七月十七日

四一

致章廷谦

七月十八日

四三

致韦素园

七月二十二日

四五

致康嗣群

七月二十五日

四六

致章廷谦

八月二日

四八

致章廷谦

八月十五日

五二

致章廷谦

八月十九日

五四

致章廷谦

九月十九日

五六

致章廷谦

〔十月十二日〕

五八

致章廷谦

十月十八日

五九

致赵景深

十月三十一日

六三

致赵景深

十一月四日

六四

致罗晔岚

十一月四日

六六

致章廷谦

十一月七日

六七

致章廷谦

十一月二十八日

六九

致章廷谦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七一

致翟永坤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七三

(缺字)

致陈潜

十二月三十日

七四

一九二八年

喬野兄：

廿一日來信，昨已收到了。小約翰未到。莽原才222期，至今
沒有收到。改在新政客易卡前，我想可以掛名為要。

小約翰的裝訂，我想可以在北京就近隨便辦理，物怎樣
便怎樣，不必再和我商量，因為相隔太遠，結果也
非多費幾四兩折，多正一正時光，其實沒有用的。

朝華多給我的插图，我在上海看過去，我想就用
已經製好的那一個罷，不必換了。但書面我想不再
請人畫。插版^{插序}版青圖(?)似乎有陳師雲畫的信
箋，便中給我寄幾張(要花樣不同的)寄來。我想
送一張，自己寫一個署名，就作為書面。

此地下雪，大火爐，於冷。

送 一·廿一。

喬野先生：

一月廿四信已到，小約翰兩包，也已經收到了。

有一樣事情不太好，記得我原委託，予為一頁之面，須加「孫福熙作書面」字樣，而今沒有，是對不起作者的，難以送給他。現在可否將其中的一部分（四五百部）的為一張另印，加上這一行，以圖補救？

現印將既在兩行那樣的（即去年底寄給我的）小約翰，再寄給我十多本。如第一頁另印本成功時，再作另印本寄給我十本，就夠了。

司徒君在上海，昨天見過了。

由北京分送的小約翰，另紙附上。

（不）

二、五、

喬聘先：

二月十四日來信收到。E. J. 先生照相五十張我早寄去了，掛號的，既想已到。朝華夕拾名為何印信，我毫無意見，因為我不知道情形，仍請就近看情形決定。

你的稿子寄上，我竟沒都訂用的，抄舊的稿子停筆看後再寄。壞我這里一本也沒有了，但我以為可以遲些再印。

未名的稿，實在是一個問題，因為我在上海，環境不同，又談言語三外，稿及譯書，而和未名生疏了——亦如未名——所以漸漸失了興味，做不出文章來。所以我想可否去和在京的為個人——以風聲，徐耀辰，辛思先生等——接洽，作為未來他們作品的東西，這才便當。等我的譯著，恐怕是沒有把握的。就如語三，一利上說，何少君在京的人的作品了。

焚書是說不知在何處有一位，希轉寄。

迅

二月廿二

静岩兄：

十五信收到。你的信说已看过，于昨日答复了。都可以用的。但“德帖”之名，我以为不好。我也想不出好名字，你和子瞻再想想罢。

中国文字史，大概未必编的了，也说不去大纲来。我看这已刊的三卷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字史，倒要弄好的，可惜错字多。

说起刻名的事来，我所向子瞻说过，即现在京的凤华先生写件文，如何呢？我难说了，偶有所作，都为近地的刊物通去。而且所收到的印本，刻、读、也提不起兴趣来。我也曾想过，倘有上海由我编印，刻不读不

做，也許會動筆，且可略添此學生的譯稿。但作為甄
之處，一是我究竟是多久在上海，說不定；二是有此
譯稿，沒給譯費，因為這里學生的生活很困難。
我在上海，大概譯書，同或作文，毫不教書，我很想
脫離教書生活。心也靜不下，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復
雜得多，政教手法也不同，須一一對付，真是精極了。
日前有友人對我說，^{高胡}曼殊境上題着一十七絕，下署
我名，詩頗不通。今天得一封^{似是女人}信，說和我在孤山別墅，
不覺多日了，但我從搬家入京以後，至今未嘗到過
杭州。這些事情，常有，~~心~~心也了以遇到危險的。
曹譯烟袋已收到，日內寄回，就付印報，中國正缺
少這一類書。

二二二

魯野兄：

昨天將陳師所画的信紙看了一遍，竟不用。我以为他有花卉，不料並無。只得另設法。

烟袋已于昨夜看定了，我以为很好，立即出版。但第一篇内有几个名词似有碍。不知在京印否？稿改去，又失了精神。仍作以付印（因我不明即違以付印），即印未出，到你多印信稿多回。否則在此印，而仍說未名社出版，以一部小書索費，如此，則此地既無名，而信中有林姓，也可以推說別人冒名，本社並不承認的。如何，望即實。如用此法，則下信作者姓姓和及書面（我以为原書的面印不用）印字未。

書野兄：

律稿很好，今予送。我想，以^{來稿}大
可不必亭未眉，以免多費用紙。~~未名一册~~
未允。

此外，廿二來信中的問題，前信均已
答復了，以乞教正。

進 一

我這兒已年，如欲改正，最好寄一本給我。

不塵兄：

三日来信，昨天收到的。唐余休在，照這樣，這不配木刻，因為各^本的字句異同，我還沒有注上去。倘一^要注去，這好一點。

附抗之舉，恐怕助茫；雖美，五年後之老話，其為懶而忙行，附錄原不如等來，我丁以代校。

曼曼題詩，同之葉治鈞。此君非善于流言，或在他人之墓，亦未可知。但此固無

庸深究也。

垂問二事：前一事我不甚知，姑以吾解

答如下：一

以東節，蓋即以東腔，係中國之所謂，豈腔，乃日本一地方的歌調。

西鶴，人名，多作小說，且是信書，日本稱為「好色本」，但文章甚好。古文，我未看過，不大懂，了秋。

取心窩以插畫為書面，原是好，但不
知內有適用者否。
記清初本中之畫，乃雜採各待看
本而成，非東書其的插畫。

心再说。

钦文两同族，近官，^{近来}并不起奇。有茂雅刊
物（为创造社出版的杂志），^{出来}六大肆攻擊了。我
倒觉得有趣起来，想试，我究竟何物
挨得多少刀箭。

写得太多，实在^是因为喝了一杯烧
酒，^是死^了！

不

三六

斐君是切心致候否？